



文学初步读物

秋 收

茅 盾著 吳靜波插圖

通俗讀物出版社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部

本書說明

這篇小說，寫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故事集中地描繪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農民那種十分悲慘的境地。主人公老通寶，是一個勤勞、節儉、善良的農民。他幾十年來，辛勤耕作，日夜煎熬，掙得了幾畝薄田，但因為天災和疾病的關係，又負下了一筆債務。在地主階級發放的高利貸殘酷的盤剝下，他喘不過氣來了。他指望秋收後，把新米賣掉還債；誰知當新米登場時，米價大跌特跌，使他的希望完全破滅。老通寶也就在這嚴重的打擊下，逆氣帶病死了。



直到旧曆五月尽头，老通宝那场病方才渐渐好了起来。除了他的媳妇大娘到祖师菩萨那里求过两次「丹方」外，老通宝简直没有吃过什么药；他就仗着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离床的第一步，他就觉得有点不对了；两条腿就同踏在棉花堆里似的，软软地不得劲，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么長久，連骨節都生了锈了！」——老通宝不服气地想着，努力想装出还是少壯的气概来。然而当他在洗脸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时，却也忍不住嘆一口气了。那脸盆里的面影难道就是他么？那是高撑着两根颧骨，一个瘦削的鼻头，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满头乱髮，一部灰黄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头似的突出來；——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宝仔

細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里的泪水往臉盆里直滴。

近年來，他还是第一次滿眼淚。他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素來就只崇拜兩件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么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响頭，四十余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劫就比繭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厉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总共不過困了個把月，怎么就變了樣子！」

望着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蓮松着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几乎要鑽進灶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里胡胡地吹。白烟弥漫了一屋子，又从屋前屋后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熾。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噙着那烟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嚷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灶跟

前，打算幫一手。但此時灶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剝必剝的爆响。四大娘加了幾根柴梗在灶里，這才抬起头來，却已是滿臉泪水；不知道是為了烟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滿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泪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灶里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灶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她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小宝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头，簡直像一只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曾摸過小宝的手，也曾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于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宝！你怎的？活像是童子癆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盯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嘟嘟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里還有一股香味。小宝跑到鍋子邊湊着那熱氣嗅了一會兒，就回轉頭掀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吃！我要——我想吃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宝了；但終于只在地
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別轉臉去對了灶門，不說話。

「小宝，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吃。爺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吃。」老通寶的一隻枯癢的手抖
簸簸地摸着小宝的光頭，喃喃地說。

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宝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里找他岳父張財發，
當真是為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头兒做個「中人」向鎮上那專放
「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么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宝却覺得那仍舊是哄他
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听得爺和娘商量着「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吃
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宝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
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松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

吃？不幸是近來半个月每天兩頓总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里要作嘔了。他含着兩泡眼泪望着他的祖父，肚子里却在咕咕地叫。他觉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头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多头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曾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里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响。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干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并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头一皺，心里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蚕忙以前，他家也曾斷過米，也曾燒南瓜當飯吃，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灑灑地多喝几碗也是一个飽；現在他才只病倒了个把月，他們年輕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么？他这一气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点紅彩了。他抖抖兢兢地走到水缸边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里加，猛不防四大娘劈头搶過去就把那干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啞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吃完，晚上小寶的爺爺該帶回几升米來了！——噯，小宝，今回的南瓜干些，滋味好，你來多吃一碗吧！」

「噯！噯！噯！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里錘着南瓜鍋巴了。老通宝氣得說不出話來，捧了一碗南瓜就巍顛顛地蹣到「廊檐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吃着，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几枝水柳叶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个人影，連黃狗和小鷄也不見一只。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蓋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吃過飯的男子銜着旱烟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檐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宝似的坐在門檻上吃着喝着談着，但現在，太陽光暖在地照着，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着，這村庄却像座空山了！老通宝才只一個半月沒到廊檐口來，可是這村庄已經變化，他几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宝瘦到几乎認不得一樣！

碗里的南瓜糊早已完了，老通宝瞪着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隔河的那些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啜着。他也不去推測村里的人

为什么整伙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宝，而最後，是他所熟悉的這個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着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里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那叫做「打先風」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鷄狗叫。今年新年里東洋小鬼打上海的時候，村里大家都嚷着「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么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却叫村里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里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里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里「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声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抬起頭來，看見扁闊

的面孔上一对细眼睛正在对着他瞧。这是他家紧鄰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为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对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欢喜，那眼光中混乱着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宝立刻想起了春蚕时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并且他又觉得病后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却竟是这个「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赶快垂下头去把臉藏过了。

一会儿以后，老通宝再抬起头來看时，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晒到他脚边。于是他就想起这时候从鎮上回到村里來的航船正該开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几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砸着舌头了。实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嚥口水。

「小宝！小宝！到阿爹这里來吧！」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宝揚着声音叫了。这是他今天离了病床后第一次像个健康人似的高声叫着。沒有回音。老通宝看着天空，第二次用尽力气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宝却从緊鄰的荷花家里跳出來了，并且手里还拿一个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

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宝跟前，將手里的東西冲着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地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里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嚥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艷美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沈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宝！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宝嘴里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却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这时的心理很複雜：小宝竟去吃「仇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里竟有燒餅，那又是什么「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躁脚，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宝。这时小宝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很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气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宝不怕，又接着說：「她還有呢！她是鎮上拿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拿米，白米！」

老通宝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听得别人家有米飯就会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花家！他鉄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么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吧！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这才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却是低聲的。老通宝轉眼瞪着他的孫子，心里便籌算着如果荷花出來「斗口」，怎样应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声响。倒是不識趣的小宝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吃！」

老通宝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麻檐口那破旧的水車旁边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宝一瞧神氣不对，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宝正待追赶，墓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撇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蹠過那四塊木頭并排做成的「橋」，向着老通宝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走走動了！老通宝！」

虽则眼前还有几颗黑星在那里飞舞，可是一听那声音，老通宝就知道那人是村里的黄道士，心里就高兴起来。他俩在村里是一对好朋友，老通宝病时，这黄道士就是常来探问的一个。村里人也把他俩看成一双「怪物」：因为老通宝是有名的顽固，凡是带着一个「洋」字的东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黄道士呢，随时随地卖弄他在镇上学来的几句「斯文话」，例如叫铜钱为「孔方兄」，对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宝眷」「尊驾」那一套，村里人听去就仿佛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给他取了这绰号：道士。可是老通宝却懂得这黄道士的「斯文话」。并且他常常对儿子阿四说，黄道士做种田人，真是「埋没」！

当下老通宝就把一肚子牢骚对黄道士诉说道：

「道士！说来活活气死人呢！我病了个把月，这世界就变到不像样了！你看，村坊里就像『长毛』刚来『打过先风』！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哪里去偷摸了几个烧饼来，不争气的小宝见着嘴饒！道士，你说该打不该打？」

老通宝说着又抓起身边那竹竿，扑扑地打着稻场上的泥地。黄道士一边听，一边就学着镇上城隍庙里那「三世家传」的测字先生的神气，肩膀一摇

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后，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宝兄你知道村坊里人都干什么去了？——咳，吃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淇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宝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宝听得明白，眼睛一瞪，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吃大戶，搶米囤么？他心里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兒子多多也干那样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在他自己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地瞧着老通宝，又連聲說道：

「抱歉，抱歉！貴体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目下聽說『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碍事。回头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对，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罷，回來時我活埋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个信；我真是瞞在

鼓心里呀！」

老通宝抖着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仿佛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宝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里自悔「嘴快」了，況又听得老通宝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还有点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宝一个人坐在那里痴想。太陽晒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几顆血淋淋的人頭挂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于是就得到了：「造反有好处，『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么？」

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当真變了！而這一「變」，在剛从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

「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他後來發了善心，賒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里囤着百斤七担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吃。」今天我們賒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里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這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沈沈地說着，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鬚里，就跑到屋子

